



土岐文庫
 文庫17
 W7
 1

刊者
 為本論
 治而明
 作經之
 之所以
 至者所
 直誦而味
 易其氣闕



57
文庫 17
WT
I

讀論語孟子法 全郊所有者

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庵氏寄

01015187956

三

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程子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

程子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

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又曰論孟只剩讀着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着意便不足

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程子

論語集注卷之四

曰固是好但終是不浹洽耳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

言語句句是事實

程子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

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

見得長短輕重○又曰讀論語孟

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讀論語孟子法甲

論語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

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

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

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

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及長為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

祭祀用元
領以諸物
第一至二概

論語集注卷之四

一本作委吏與為司職吏畜蕃息

孟子合今從之職見周禮牛人讀為犧義與牝同蓋擊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由

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

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

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

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

景公有聞韶問政一事公欲封以尼谿之

田晏嬰不可公感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

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

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

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

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

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

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

卒不行有於魯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為

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

季孫氏
子孫氏
此孫氏

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

郊祭於天
祭於郊
皆為十一年事

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一年事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離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及文王既見南子有失子路及未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

後四書

論語集注

卷之四

以
備
喻

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成之語
 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
 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
 荷蕢過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
 門事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
 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季桓
 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
 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

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
 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
 皆此一時語而孔子如蔡及葉有
 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
 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蓑丈人
 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
 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
 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告
 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
 若楚主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
 且據論語絕糧當楚昭王將以書
 在去衛如陳之時
 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
 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又反乎
 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

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有祀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

語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有假年之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類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

心喪三年而去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

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

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論語卷之一
又曰
所謂論語
以知



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章十六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

李友山

論語集註卷之一

論語集註

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決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出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紆問反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

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

有也。

鮮弟好皆去聲。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弟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與平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詞謙退不敢實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行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

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解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洽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故事而信節用

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故事而信者敬其

事而信於民也特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於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行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以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入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

弟人言曰中
弟言曰曰
弟言曰曰
弟言曰曰
弟言曰曰
弟言曰曰
弟言曰曰
弟言曰曰
弟言曰曰
弟言曰曰

餘林四書 言言集言卷一 山山集

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則弟子之弟去聲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

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

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識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

卷四 論語集注卷一 五

後為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也。威，威嚴也。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

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而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此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下平聲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之。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再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彜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父在。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禮。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

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

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

也。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至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親。則亦可

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

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

好學也已。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

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

也。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

斯之謂與？與，平聲。磋，七多反。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

傳抄四書 論語集注卷之十

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進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之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一章 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之北辰居其所而

衆星共之共音拱 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為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

也

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

無恥。道音導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

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事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巳，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遷善而不其未又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十有五，十五也。志，心之所之也。志于學，心之所向也。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則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於此則命之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

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去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

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而進焉。至於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自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詞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

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

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於禮而不苟其事。

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子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

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疾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亦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

養。至於大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

乎。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大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第。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

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食音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眾人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以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

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善者為君子以為惡者為小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廋於廋反。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色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

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曰。先行其言。而後

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論語集註卷一 子貢問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

周比必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

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背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

廢其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揚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揚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女音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疆。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

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于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謹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饒在其中也。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

人心服。○謝氏曰：奸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眾，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

無軌。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軌五兮反

月軌音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軌，轆端橫木，縛軌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轆端，占曲。鈞，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

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

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

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
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
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
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卷之一

論語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

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

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

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

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杯飲為之簠簋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

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

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

入。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羨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

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

以為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

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土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質。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論語集注卷一

後世四書 論語集注卷三

把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一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

之矣。禘本計反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鬯酒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

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表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全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

後世四書 論語集注卷三

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
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試未于言此。而自指
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
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
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
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
之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
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

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
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
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
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
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
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
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
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
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際祭畢。而更設
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
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

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
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寵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與寵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寵亦不可媚於與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主孫賈而不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

從周郁於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成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

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

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

曰是禮也大音泰邾側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邾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哉孔子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

道也

為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

反氣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一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饋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曾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

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

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熟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

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
 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
 知禮

丁好去聲坫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
 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
 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以告諸侯之
 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
 仲之器小其肯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
 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
 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
 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
 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
 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

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
 謂木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
 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
 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
 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
 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
 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
 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
 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
 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
 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
 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
 泰從音縱

音
宮商角
徵羽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翁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真。不足。以言樂。翁如也。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官自官。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

去
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鬼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曰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言亂極當治。夫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接版四書

論語集注卷三

十三

山精錄

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讓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一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聲焉於處
反知去聲
里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

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
洛知

聲去

約窮困也。利猶貧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又約必欲得。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立。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立。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實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

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丟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乎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造次到反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

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必有及於其身此

皆成德之事故
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
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入果能
一且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
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
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凡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
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
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
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

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
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
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
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
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
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汗辱
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
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
有過而後賢
否可知也

友金子用
行仁事
其類也

左傳曰
君子之過也
各於其類

侯林四書 語部集言卷一 十一 山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

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

莫也義之與比

適「靡」反 比必「靡」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此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

刑小人懷惠

文反四書 語部集言卷一 十一 山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

且無如之何矣。而况於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

己，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

唯！參所金反。唯，上聲。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之。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

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以一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

推己及物恕也達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達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達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害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

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

省也

省悉井反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美一人而其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

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

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其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

矣

朝定省

言言集註卷之三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

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

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

之。言之。如其所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少也。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問人

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

疏矣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策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司也

論語卷之二

